

# 草木深处 静守古心

## ——评育邦诗集《草木深》

□李禹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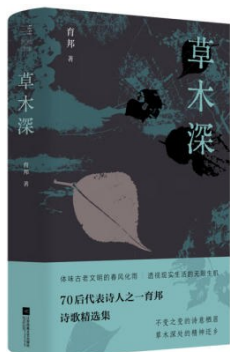
在《草木深》的繁花与枯枝之间,我们看到的是诗艺的提升,也是一个人的心灵穿越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宁静。此心安处,草木自然深邃。

我和育邦是多年的朋友,之前曾一起参加过一些活动,也偶尔通过微信交流。远远地观察他的作品,很有美雅的味道。

读他的诗,就像照镜子一样,或观一片湖泊,能够瞬间让人心静下来。在当代诗坛的喧嚣和实验中,育邦的《草木深》就像是一座植被繁茂的江南园林,初看郁郁葱葱、气象温润,深入之后会发现其中幽径纵横,连接着秦砖汉瓦与现代超验幻想。正如诗集的名字,“深”不仅表现了自然的绿意,也体现了诗人想要在古典与现代之间建立一座精神故乡的愿望。

育邦写作的特点之一,就是拥有一种全域性的视野。古典文献专业的背景使他具有接近考据的严谨和优雅之美,使他能够自如地游走在先贤留下的遗迹以及诗人们所创造的意象世界中。他不是一位固守传统的老学究,而是一个用现代主义眼光、受博尔赫斯影响的时间漫游者。

在《草木深》中,“泛互文”的景观比比皆是:东坡的旷达、昌黎的悲悯以及维特根斯坦的逻辑,这些跨越时空的名字,在育邦的笔下并不是僵硬的词语,而是被“重新编码”到现代语境之中。他复活了古典诗歌里已经消亡了的“唱和”“用典”等传统,并且巧妙地引入了新批评中的悖论思维。臧棣认为这是对新诗长期以来偏重西方历史尺度的一种纠正。新诗被剥离过于观念化的宏大叙事回到宇宙视角下的



版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作者:育邦  
《草木深》

生命体察,从而让诗歌在保持现代性锐利的同时也具有平和和智慧的“古雅”特质。

城中草木深,杜甫的悲悯情怀在育邦身上得到了地理和审美的双重延展。对于育邦来说,草木不仅仅是自然界的物体,它们也代表了生命的舞台。江南在他的笔下,便是一座繁茂的精神园林,有草木的气息,也有文人的英魂。

《草木深》五辑的编排中,我们不难看出诗人同时代、自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从对先贤的追思(《到东坡去》),到山河的漫游(《水绘的永夜》),再到对日常审美的宗教式体认(《通往寒山的路》),育邦通过对空间和心理上的位移,完成了一次“物我融通”的历险。育邦用草木蓬勃的生命力来见证生命在困境之中所具有的“深”“厚”。所谓的“草木之心”,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情操,在现代

社会的一种温柔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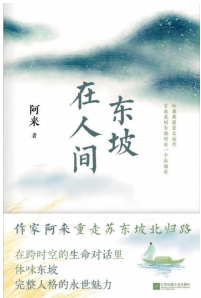
在声音的调性上,育邦表现出“70后”诗人所特有的自省和克制。不像前代诗人那种要冲出铁屋的呐喊,育邦则把语义场缩小到个体生命、缩小到两个人之间的细语呢喃。

对话诗学是育邦的独到之处。他的诗里有对别人的致敬和对话,但是总是以温和、不带对抗的方式进行。减弱现代诗歌中常有的戏剧张力以及修辞上的对立,追求一种音乐般流动、包容的氛围。正如张执浩所见,育邦的做法就是“把别人拉到身边来,用自己的一套方法融合在一起”。声音虽然小而且弱,但是由于它的深邃和微妙而更有渗透力。它不试图去征服读者,而是希望在“齐物”的境界中,完成对自我的解剖以及对他人的一种抵达。

读《草木深》的时候,能体会到一种难得的“定力”。在碎片化的时代下,育邦仍然坚持着一种有根的写作方式。一端扎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另一端延伸到现代人复杂的情感褶皱里。

育邦自白说,写诗是想抵达人和世界彼岸的桥梁,也照见了世界以及自己。这本诗集不仅体现了他从传统话语向现代话语转变所做出的有效尝试,也可以说是诗人用时光筑起的一座安身立命之地。在《草木深》的繁花与枯枝之间,我们看到的是诗艺的提升,也是一个人的心灵穿越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宁静。此心安处,草木自然深邃。

### 新书推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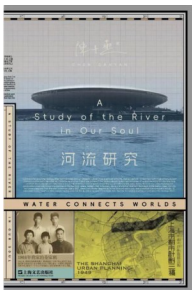


版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作者:阿来  
《东坡在人间》

### 屹立如礁的自我

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65岁的苏轼自海南儋州遇赦北归,翌年七月在江苏常州病逝。作家阿来循着这条浓缩了苏轼人生沉浮的北归之路,一站站实地寻访,潜入其诗文、书信、日记,回溯他的精神世界,以跨越千年的心灵对话,探寻东坡如何在政治磨难和生活困顿中思考、求索,在风暴中寻找出屹立如礁的自我,将人生智慧化为具体的行动,救赎自己,惠及他人。

凌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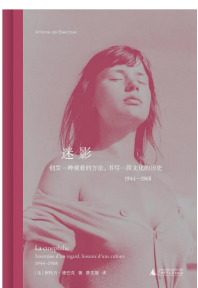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陈丹燕  
《河流研究》

### 塑造城市水岸风景

出身航运世家的陈丹燕,自幼受远洋文化浸润,潜心探寻上海河流的过往。为求证黄浦江是否为上海母亲河,她用二十余年走访多国港口,将黄浦江与世界名河对标,挖掘上海水乡肌理与海派交融的独特气质。从旧时码头号子到滨江艺术岸线,诉说城市变迁,也印证全球水系血脉相连。

周明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安托万·德巴克  
《迷影》

### 信念和力量

迷影源于法国影迷纯粹的观影热忱,这种文化成就了希区柯克、雷诺阿等电影艺术家,也让他们跻身严肃作者与知识分子之列。《电影手册》前主编德巴克,在著作中为巴赞、侯麦、特吕弗等影人立传画像,传授观影、赏片与影评的方法。如今短视频和流媒体当道,迷影文化看似日渐过时,但其坚守热爱的精神,仍为变局中的影视艺术注入信念与力量。

小平

家乡不仅是一个个具体的地名,更是一种情感的延续、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精神的归宿。作者唤醒了读者内心深处对家乡的眷恋与对亲人的思念。

## 一封写给家乡的情书

□顾建虹

人到中年的周宏伟老师又出了一本新作《草尖悬着四百年的雨》。与其说是一部关于家乡的纪实散文集,不如说是一封写给家乡的情书。在这部作品中,他以深情而隽永的笔触、细腻而真实的叙事,给“家乡”这一永恒的文学母题赋予了新的生命。

周宏伟老师的文学创作有散文,有小说,有故乡历史题材,有现代商界题材。是儒商,又是文青。双重身份让他的文字更务实,更有思想性。而《草尖悬着四百年的雨》则是在参与编写村志的时候,打捞出诸多珍贵的题材,是对故土难离、桑梓情深的记录与阐发,更是引导读者对乡情乡愁进行的一次深刻回望与精神皈依。时代的鲜活和情感的共鸣是这部新作的最大特点。

“家乡”是人类情感的深层归宿。他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家乡的山川河流、田野村庄,以及那些在岁月长河中逐渐模糊又清晰如初的面孔。

他在《北庄遗事》中写道,“北庄,走过五百年的风雨。它曾是江南水乡农耕文明的一滴清露,映着稻作,蚕桑,舟楫的古老光影;它曾是蚕桑故事

里一个鲜活的注脚;它终成了地图上一个被悄然抹去的小点。它们并未消失,它们早已沉入泥土,渗入每个曾属于北庄的人的血脉里,成为生命底片上无法洗去的印记”。在《水巷人家的百年呼吸》写道,“如今站在拆迁后的废墟上,仍能闻到泥土里渗出的水腥气。那是几代人踩出的味道,混着稻壳,鱼鳞和灶膛灰”。那些村巷,河浜,老宅都成了周老师笔下浓浓的乡愁。书中的文章都仿佛是一声声对家乡的呼唤,既是作者对家乡的回眸,也唤醒了读者内心深处对家乡的思念。

周宏伟老师的家乡情结并非简单的怀旧,而是一种对生命、对历史根源的追溯。这种情感归宿,既是个人的,也是普遍的。周家巷,中联村,小桥头,张家浜,甘科头,南岐墩,他的家乡情里怀揣着由己及彼、由小到大的家国情怀。每一个人的家乡在不同的地方,但城市、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时代给予我们的馈赠,何其相似。

周宏伟不仅写自己家乡,更把创业的金湖县当作了第二家乡。在第十辑《神秘的尧帝故里》中,他书写了金湖的过去与现在,为读者展示了一幅

物阜民丰又日新月异,山清水秀又人杰地灵的金湖新时代乡村图景。在他的笔下,从老街的烟火到现代的繁华,从文人诗词到民俗文化,千年古韵与现代风华的交响,每一处地方都值得细细回味。这种文学与现实的交融,使得他的家乡情里更怀揣着由己及彼、由小到大的家国情怀。

他不仅将家乡视为一个地理空间,更将其视为一种亲情纽带和精神符号,在第六辑《母亲的小花园》,怀念先辈们,第七辑《有姐的弟弟是个宝》里写了家人,读了让人温暖。在周宏伟老师笔下,家乡不仅是一个个具体的地名,更是一种情感的延续、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精神的归宿。作者唤醒了读者内心深处对家乡的眷恋与对亲人的思念。

在文章《一路向北》中,他总结,“人的一生就像一条河,开始是涓涓细流,被狭窄的河岸所束缚,然后,它激烈地奔过巨石,冲越瀑布。渐渐地河流变宽了,两边堤岸也远去,河水流动得更加平静,最后它自然流入大海”。因此,《草尖悬着四百年的雨》在文学创作中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